

基督教來華的教訓

由在華宣教史中所學到的功課

戴紹曾

海外基督使團

今天下午我們有機會一起思想中國教會史，希望從中得到一些學習，我覺得這非常重要。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包括以下四方面：第一，宣教的權威；第二，宣教的信息；第三，宣教的動機；第四，宣教的策略。

宣教的權威

復活的主對門徒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都屬於祂；那麼我們今天在宣教的工作上，最高的權威到底是甚麼？我們可以回到使徒行傳，去看看當時的教會領袖在這方面的觀念。使徒行傳第六章不但記載了當時教會增長的情形，也記載了教會面臨分裂的困境；在這種情形下，教會領袖很容易就會亂了腳步；可是我們觀察彼得的反應，發現他一點不亂，且一針見血地說：「我們不能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他很清楚看見神的話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所以他覺得教會必須建立在主的話語上。當我們往下看，就發現彼得智慧的選擇教育了下一代的領袖。司提反、腓利、巴拿巴及其他的使徒都有良好聖經的基礎，因為彼得極之重視神的話。

就我們所知，福音傳到中國，最早是在唐朝，那時景教的使者把福音傳到長安，但過了一段時間，逼迫臨到，他們就沒有繼續工作；直到明朝，因為有一位農夫耕田時發現了景教碑，才曉得唐朝曾有景教的工作。元朝，方濟各修會教士孟高維諾來華傳福音，曾繙譯了部分聖經，可是工作也沒有留下甚麼果效。接著耶穌會的宣教士也在明朝來了，但是因「禮儀之爭」，所有的宣教士都被迫離開了中國。從這一千兩百多年來早期中國的宣教史中，我們可以看出，聖經沒有完全被譯成中文，所以教會的基礎不夠穩定，逼迫臨到，教會就經不起考驗。保羅提醒我們，如果用草木禾楷的材料做建築材料，所建成的東西是經不起考驗的；唯獨用金銀寶石建成的，才經得起考驗。

馬禮遜來華以前，在神學院裡唸希臘文、希伯來文的時候，可能並不知道這兩方面的學習對整個中國教會的影響是那麼重要；可是因為他下了功夫，忠心地學會了這兩種語文，一到時候，神就重用他。他花了十二年學中文，編了第一本中英字典，同時在那十二年內把整本聖經譯成中文。這是一千兩百多年以來，第一次有全本的中文聖經在中國出現，神的話終於能夠成為中國教會工作的基礎。

舊約的以賽亞先知告訴我們，神的話不會白說。謝謝主的恩典，讓我在十二年前再到中國內地；適逢上海的沐恩堂開放不久，那個主日去聚會，看到他們雖然經過文革的日子，但如今在聚會中仍重視神的話；那天他們所讀的經文和我們今天下午所讀的經文一樣：詩篇第一百篇。三年前我再回去的時候，有位姊妹送了我一樣東西。按中國社會的習慣，別人送你的東西，你不應該當場打開；所以我上了火車才打開來看，結果令我大吃一驚。你知道是甚麼嗎？是一本中文的新約聖經，但不像你手邊的聖經，而是手抄的，那是在文革期間，一位弟兄因沒有聖經，就借了別人的聖經，一個字、一個字抄下來而成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看見頭三次福音使者來華，努力了一段時間，後來都見不到工作果效。為甚麼馬禮遜來華的時候，雖然工作上有很多的困難，犯的錯誤也蠻多，卻有效呢？這是因為他給教會留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那就是神的話。教會在過去的一百年裡，因為建立在神的話語上，就經得起考驗了。求主幫助我們在香港、在各地的華人教會也能有這樣的見地，以神的話作為工作的基礎。馬丁路德說得很清楚：「神的話是我們信仰的準則，也是我們生活的準則。」因此，沒有神的話就沒有宣教的工作，宣教的權威也是建立在神的話語上。

宣教的信息

我們從中國教會史上，也可以學習到傳講準確信息的重要；這信息的內容是甚麼？就是基督。主對祂的門徒說：「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作我的見證。」要見證主，主是我們信息的中心。保羅也這樣講；在林前二 2 他說，他已經定了主意，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在他雅典跟那些哲學家討論的時候，所講的不是猶太人的文化，不是亞伯拉罕的偉大，不是摩西帶領以色列人的

歷史，也不是希臘文化；他講的是甚麼呢？他講基督，講耶穌基督的復活。西教士來華時，常常沒有把他們所帶來的福音和文化分清楚，因此就引起了很多的反感。有許多的知識份子因為不願意接受西方的文化，同時拒絕了福音，那實在是太可惜了。今天我們差派宣教士出去，在這方面要非常地小心，免得再犯同樣的錯誤。我們派出去的宣教士是要高舉耶穌基督，並不是去傳講我們的中華文化。

面對公元廿一世紀，我們在宣教時所傳講的信息可能將會面對最大的挑戰那就是基督的獨特性(The Uniqueness of Christ)。因為今天我們正處於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正值大家強調民主及尊重人權之際，很容易就會說每個宗教都大同小異，都是要勸人為善的，因此就應該彼此尊重等之話，這樣就會在無形中逼使我們放棄了基督的獨特性。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時候，對宗教領袖聲明，天下人間沒有別的名賜下給我們，可以賴以得救。我很盼望建道神學院能夠幫助各同學，在傳福音的時候，像彼得一樣以基督為我們信息的中心。保羅同樣也以基督為他宣教事奉的中心，所以他說：「我活著就是基督。」因為孟子非常重視「義」，所以他說：「二者不可得兼，捨身而取義者也。」今天我們站在福音的戰場上，是否以基督為我們信息的中心，而能說「二者不可得兼，捨身取基督者也」？

宣教的動機

從教會歷史看，無論是在新約聖經的那個時代，還是福音傳入中國的這個時代，傳福音的動機都該是基督的愛。我們最熟悉的經文，約翰福音三16告訴我們，是因為神愛世人，祂才差遣主耶穌到世上來作我們的救主。而主自己那完全無私的愛，以各種各樣的人為對象，諸如：宗教領袖和門徒、窮人和財主、殘廢的人和健壯的人、以及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等都是；是主這樣的愛感動宣教者的心。保羅曾說：「是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基督的愛這樣感動了保羅，這就是宣教事工上最重要的推動力。

幾年前在*Christianity Today*上曾刊登一位記者訪問羅海倫宣教士（她不久前剛來過香港作見證。兩本她寫的書《跨越幽谷》、《攀越高峰》已譯成中文出版了）的文章。當年她去到非洲宣教，正值當地內戰，她不單被軍人逮捕成為俘虜，且遭軍人強姦；被放出來後，她回到美國述職，過了兩年又再回到非洲。是甚麼驅使她回到自己被人污辱的地方？就是基督的愛。那個訪問她的新聞記者問她：「今天你

勸青年人要獻身的時候，跟十年前有甚麼不同？」她說：「十年前，我常常講到工場的需要，描述當地黑暗的情況；但今天我不講這些，因為我發現許多青年人是因為感情衝動而獻身，到了工場，卻經不起考驗。...我發現，我們需要被基督的愛所得著；只有這樣，我們才經得起考驗。」如果我們不是真的愛主，一遇到考驗，就會退縮。有一位宣教士說過：「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收起一條不給中國。」親愛的弟兄姊妹，這不是普通的人能夠講的，這是一個被主愛激勵的神僕說的。保羅說：「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只有以基督的愛作為我們宣教的動機，才可在每一事奉路途中，經得起考驗。

宣教的策略

今天的香港，已經歷了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政權，不知道此地的基督徒是否有一個清楚的國度觀念？可能我們的教會觀或堂會觀都很清楚，但是對「國度」的觀念又如何呢？巴拿巴的國度觀就很清楚、很正確。他工作到一個時候，知道需要同工。他去找怎麼樣的同工呢？他是找比自己強的同工；加爾文說這是因為巴拿巴單純，而我覺得這是由於巴拿巴有正確的國度觀，因為他所關心的不是巴拿巴的天下，他所建立的不是自己的國度，他所關心的是神的國。今天的宣教工作就應該有這樣的國度觀；一個宣教士如果不能這樣認同，他怎麼能夠好好的傳福呢？

保羅描述主時，提到祂「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認同非常重要；主耶穌與人認同，謙卑至作僕人的地步。回顧中國教會歷史時，我們不得不承認，許多時候，西方宣教士在這一方面並沒有以基督的心為心，反自覺得西方文化比較優越，西方國家比較強大。保羅說我們應該以基督的心為心，祂離開天上的榮耀，來作僕人，巴不得我們真能有僕人的心。如果我們要在一般的基層社會裡有效地傳福音，就必須學習虛己、作僕人的功課。宣教士、傳道人及受過高等教育的基督徒是否能夠跟基層社會的人認同呢？約翰衛斯理是牛津大學畢業的，更拿到了碩士學位，可是他在英國帶動福音大復興的時候，卻能影響工人，為甚麼呢？因為他肯與他們認同。

另一方面，在宣教事工上栽培工人，也是很重要的。記得一九七零年十一月，臺灣舉行的一次福音會議，請我講一個題目；我覺得那是最難講的，就是《教會和差會之間的關係》，我真的不知道該從那

裡開始講。如果我罵教會，許許多的朋友就會說：「戴紹曾啊，我以為你是我們的人啊！」如果我罵差會，差會的人就會說：「你自己還不是宣教士嗎？」我真是進退維谷。有一天，我在高雄，去拜訪長老會一位年老的牧師；我說：「周牧師，你可以幫忙嗎？不久之後，我便要在這個福音會議上講一個很難講的題目；你是年長的牧師，若從你的角度看西國宣教士，你覺得他們最大的弱點在那裡？」又說：「周牧師，請你不必客氣！」他回答說：「戴牧師，既然你說不要客氣，那我就不客氣了。」又答說：「我覺得在過去一百多年裡，西國同工最大的弱點是沒有好好的發掘最好的人才，培養最優秀的青年人。」我說：「周牧師，會不會因為他們是西國人，看不清楚誰是比較優秀和有抱負的青年人？」他答：「不是。」我又問：「周牧師，那是因為甚麼？」他答：「戴牧師，我告訴你，我覺得很多時候，是因為他們要怕訓練了一個優秀的青年人，以後他們的位置就會被這人取而代之。」我低下頭來，我的臉不知道要放在那裡。我知道這不是主的榜樣，也不是保羅的榜樣；他們一向主動找優秀的青年人，提拔他們，栽培他們。但是弟兄姊妹，我這三十多年在華人教會中事奉的時候，發現剛才講的弱點不但是西國同工的弱點，也是許許多多牧者的弱點，許多長老的弱點。為甚麼呢？這難道不是國度觀的問題嗎？如果將這個工作看為自己的工作，就會怕有一天較有恩賜的人會起來，做了這個工作。那自己怎麼辦？求主幫助我們，給我們有清楚而正確的國度觀。

但是，我們也有好的榜樣；宣道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翟輔民宣教士來華傳福音的時候，就設立了華人的差會，不少的華人宣教士被差出去傳福音。再者，在抗戰期間全國最不穩定的時候，神興起了另一個差會，也是華人的差會；當時，有一位馬牧師在西北聖經學校當副院長，有一天神把宣教的異象放在他心裡。我想這一定是他跟西國同工交通後，主感動他的心，讓他看見西國同工來華宣教，於是就覺得我們也應該差派中國宣教士出去傳福音；後來就成立了一個華人差會。它叫甚麼名字呢？可能在座的弟兄姊妹沒有幾個知道這個小差會，它叫「遍傳福音團」。它的宗旨是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從中國的西部傳回耶路撒冷，所以它的英文名字是叫"Back to Jerusalem Band"。有一位同工，在唸神學的時候，蒙召做宣教士；有一天晚上主感動他的心，他就把名字改了（姓沒有改），改成甚麼呢？就是麥加！我們曉得這名字是阿拉伯的聖城。其實這位同學當時不曉得為甚麼要改名，他也完全不知道這個麥加是甚麼意思，他只知道聖經中有

一句話說：「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所以他說或者主要他為神受苦，教會就會增多了，這也不錯啊！後來他唸書的期間，神感動他的心，他就加入了「遍傳福音團」，目標是甚麼？是要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從中國西部的地方開始，也就是由新疆一直到耶路撒冷，這些都是回教國家。五年前，我在新疆見到這位弟兄的妻子（她過去是我父母的同工；這位弟兄自己還在，只是我沒有見到他），她對我說：「戴紹曾，你見到令堂的時候（那時候我母親還在）請告訴她，四十多年前燃燒在我心裡的那個負擔，那個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負擔，一點也沒有減少，仍然燃燒著。」親愛的弟兄姊妹，這不是一次的感動，這是一生的委身；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一切所有的永遠為主所用。我們禱告吧：

「天父，求你把你自己的話銘刻在我們的心板上。當我們看歷史的時候，求你幫助我們學習；幫助我們以神的話為最高的權威；以基督為我們信息的中心。但願主你的愛激勵我們，不因為我們自己有甚麼，我們是一無所有。主啊！在我們作工的時候，求你幫助我們有清楚的國度觀，幫助我們去認同，幫助我們重視培養人才，更幫助我們至死忠心。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本文是戴紹曾牧師於一九九三年二月廿日在本院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典禮感恩會中的證道；由當日的錄音整理寫出，並經戴牧師審閱。）